

赵丽宏 著

闻乐札记

上海辞书出版社



赵丽宏 著

闲乐札记

赵丽宏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闻乐札记/赵丽宏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5

(爱乐者宝典)

ISBN 7-5326-1542-1

I. 闻... II. 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36970号

封面题签:赵丽宏(自署)

责任编辑:杨柏伟

美术编辑:姜明 杨钟玮

图片提供:周贤能

图片翻拍:钱映芬

闻乐札记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4.667 字数 260 000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100

ISBN 7-5326-1542-1/I·52

定价:45.00元

自序



这是一本关于音乐的随笔。

这是音乐在一个爱乐者心里激起的回声。

童年时代，我也梦想将来当一个音乐家。然而这只能是梦想。在我的不算太平坦的人生旅途中，音乐一直是我的忠实伴侣，在我孤独的时候，音乐向我展现人世的美妙风景，在我烦躁的时候，音乐使我宁静，在我情绪暗淡的时候，音乐像阳光，照亮我的心。很多年前，在一篇回忆往事的散文中，我曾经这样描绘音乐：“音乐把人类复杂微妙的感情和曲折丰富的经验化成了无形的音符，在冥冥之中回响，它们抚摸、叩动、撞击甚至撕扯着你的灵魂，使浮躁的心灵恢复宁静，使干涸的心田变得湿润，也可以让平静的心灵掀起奇妙的波澜。音乐对听者毫无要求，它们只是在空间鸣响，而你却可以使这鸣响变成翅膀，安插到你自己的心头，然后展翅翱翔，飞向你所向往的境界……而其他艺术则难以达到这样的境界。音乐是自由的，又是无所不在的。有什么记忆能比对音乐的记忆更为深刻，更为顽强，更为恒久呢？这种记忆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失去它应有的色彩。当你被孤寂笼罩的时候，能够打开这记忆的库藏是一种莫大的幸运。”这样的描绘，是发自我内心的体会。音乐，使我的人生之路有了伴奏。

音乐的形式千姿百态，可以说，天地间的景象有多么丰富，音乐就有多么丰富，人世间的情感有多么曲折，音乐就有多么曲折。音乐像火星，能点燃隐藏在内心激情，音乐像流水，能冲开封闭的情感之闸，音乐像风，沉醉在音乐中的心灵如同风中花瓣，被吹

向销魂的角落……

我热爱音乐起始于幼年。童年时甚至梦想过长大后当一个音乐家。梦想虽然没有变成现实，但我现在并不觉得遗憾，因为，当一个爱乐者，当一个自由的音乐欣赏者，也许比当职业的音乐家更为幸福。就像一个美食家，未必自己一定要下厨掌勺。那些以烹调为业的名厨师，天天围着炉台转，天天被油盐酱醋的气息包围着，他们烹制出佳肴，却常常无法品味其中的美妙。而作为食客，就要幸运得多。天下的美食是为他们而做的。我想音乐大概也差不多，当爱乐者陶醉在音乐家为世界奉献的美妙旋律中时，作曲家们却在辨听其中的配器和声是否有误，演奏家们却正在挑剔着指挥的手势、琴师的指法、小号的音色……

用一颗自由的心去欣赏聆听音乐，音乐会在心灵中溅起晶莹的浪花。音乐像一只无形的手，弹拨着爱乐者心里的情弦。音乐的回响和心弦的颤动，交织成神奇的旋律。没有人能重复这样的旋律。世界上有多少个爱乐者，就有多少种不同的回响和颤动。最近几年，我曾在几家报纸的副刊上以《闻乐札记》为题，写了一些关于音乐的短文，引起不少音乐爱好者的关注。在我的文字中，有我对音乐的喜爱和理解，这决不是音乐家的评论，而只是一个爱乐者因音乐而生出的惊喜、陶醉和思索，只是万千种回响和颤动中的一种。

能生活在回荡着美妙音乐的世界里，是人类的幸福。能用自己的文字倾吐对音乐的感想，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也是一种快乐。

但愿和我一样喜欢音乐的读者朋友能分享我的快乐。

赵丽宏

2003年7月8日于四步斋



目 录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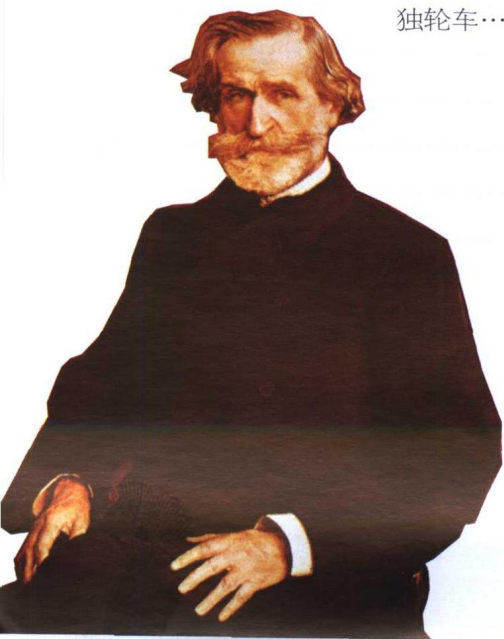
大师的背影·····	1
流水和高山·····	7
钻石和雪花·····	15
弦上的河流·····	23
合璧·····	27
无形的手指·····	33
天地之间·····	37
大海·····	41
回忆·····	45
水妖·····	49
不散的烟·····	53
多纳依的指挥棒·····	57
天光斑斓·····	61
茂丘西奥的悲哀·····	65
三重奏·····	69
灵魂的倾诉·····	73
音乐和画·····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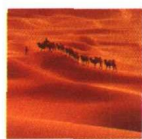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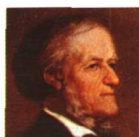


听布里顿·····	79
音乐的航船·····	81
小提琴和诗·····	85
伏尔塔瓦河·····	89
野蜂飞舞·····	95
夜半琴声·····	99
心动时刻·····	103
怆凉的咏叹·····	107
至善境界·····	111
梦幻钢琴·····	113
感觉大剧院·····	117

音乐的光芒·····	121
人生妙境·····	125
在天堂门口·····	129
莫扎特的造访·····	133
无言的回旋·····	139
独轮车·····	145



晶莹的瞬间·····	149
地下音乐会·····	153
喑哑的小号·····	157
月光和少女·····	161
歌者·····	165
远去的歌声·····	171
月光如泪·····	175
老歌·····	179
和古人对话·····	183
花儿·····	187
拨动心弦·····	191
音响和时代·····	195
心灵是一张旧唱片·····	199
致黄英·····	203
艺术和梦想·····	207
精深和博大·····	211
无柔不成钢·····	213
生死之门·····	215





关于音乐的遐想和抒情·····	217
神游·····	223
遐思·····	227
永远的琴声·····	233
乘着歌声的翅膀·····	237
梦想之帘·····	241
落日沉钟·····	243
丝路仙踪·····	245
歌·····	247

致音乐——代跋·····	249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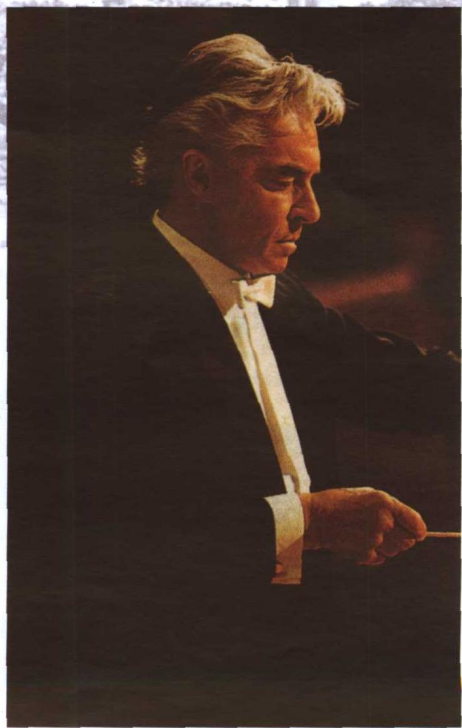


大师的背影

指挥大师的称号，不是自封的，这是经过无数场考试，经过无数双眼睛的审视，无数对耳朵的谛听，最后终于被认可。只要他们站到乐队前，轻轻挥动起指挥棒，我们就能发现他们与众不同。他们的手势，他们的表情，他们眼神，他们的身体的姿态，他们所展示的一切，都是美妙的节奏，是出神入化的音符，是神奇自然的天籁，是来自天堂的启示。他们的动作，就是音乐，他们的形象，就是音乐的化身。作曲家的灵魂附在他们心中，又通过他们的指尖，传达给乐队的每一个乐手，传达给每一件乐器，传达给每一个听者，传达给音乐厅里的每一寸空气。大师陶醉在音乐中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他们的背影。他们面向乐队，背对着听众。当音乐消失，乐队停止演奏时，他们才转过身来，让听众看到他们的脸，看到他们脸上由激动而复归平静的微笑，看到他们额头和脸上晶莹的汗水。这时，从音乐的梦幻中苏醒过来的人们方才领悟到，为了引导出刚才舞蹈在空气中的音乐，大师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和体力。

我的记忆中，有几位大师的背影？

卡拉扬，我最初是在唱片和录音带的封面上看到他的照片，以一头银发对着镜头，注视的目标似乎是在地下，有时候双目微阖，仿佛已经入睡，沉醉在他曲折而庄严的梦境里。在80年代，卡拉扬大概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指挥大师。80年代初，我在上海音乐书店买过一套他指挥的贝多芬交响曲录音磁带，在一台单声道的录音机中听了很多遍。现在想起来，那样的声音，





↑ 卡拉扬同其弟子小泽征尔在一起。

根本无法传达交响乐磅礴的气势和神韵，只能听一个大概的轮廓而已。不过，那时听这些录音磁带，我还是会神思飞扬，浮想连翩。除了遐想贝多芬的思想和情绪，也遐想卡拉扬的姿态和表情。在我的想象中，卡拉扬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是一位思想者，他指挥乐队的时候，经常闭上眼睛，沉浸在对音乐的遐想中，他的手势和动作只是他沉思默想的一部分。我永远也无法知道他在指挥时脑子里有些什么念

头。他的头发，在沉思中渐渐变白，成为一头积雪，覆盖在他的额前……卡拉扬终于来中国了。他在北京指挥庞大的柏林交响乐团演奏贝多芬的交响乐，我终于看到了他指挥时真实的表情。除了闭上眼睛沉思默想，他也有睁大眼睛的时候，他指挥《田园交响曲》，当雷电在田野上空炸响时，他将手中的指挥棒从空中猛力劈下，仿佛挑出了辉映天地的耀眼闪电，这时，他目光炯炯，闪电和心中的火花汇集在一起，在他的瞳人中迸射。当风暴平息，温和的阳光悄然从云隙中流出，世界又归于宁静，鸟雀在林荫里唱歌，鱼儿在清流中翔游，这时，他沉浸在遐想中，陶醉在天籁里，他的头颅低垂，眼帘微阖，如一尊思想者的雕塑。只有手中那根指挥棒，仍在轻盈地舞动，为乐队，也为听众指点着暴风雨后天地间的万种风情。

小泽征尔，矮小的身材，飘逸的黑发，站在一百多人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前，像一个孩子面对着海洋。然而他一举起指挥棒，马上就变成了一个果敢的巨人，音乐一出现，他就成了海的魂魄，海的主人。他面前的那片海洋在他的引导下，汹涌澎湃，波涛起伏，翻腾出千奇百怪的花样，他的目光咄咄逼人，手势和目光

小泽征尔率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演出节目单。↓





不断指向不同的乐器，仿佛要把乐手从乐池中逐一抓起，放到浪尖上接受暴风雨的考验。一个亚洲人，指挥一个庞大的西方著名交响乐团，令人折服地演绎着欧美作曲家的作品，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罕见的现象。小泽征尔以他的一头黑发在乐队前飘动时，音乐就在他的黑头发上飘旋，西方的金色旋律，和东方的黑色头发，奇妙地融合成一体，黑头发引导着金色的旋律。音乐使人与人之间消失了国界、民族和语言的界限。

小泽征尔最使我感动的形象，是他指挥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时的表情。中国的二胡独奏，一个在黑暗中流浪的凄苦的音乐家内心的感叹，一脉晶莹清澈的流泉，变成了西洋管弦乐队的合奏，变成了灯火辉煌中的大合唱，变成了汹涌激荡的波浪。小泽征尔一定了解阿炳，一定能想象瞎子阿炳如何孤独地面对泉水拉琴，音乐家的心灵，无须解释，无须说明，只要音乐飘起，一切都已沟通，就像泉水沿着石滩蔓延，瞬间就灌满了所有无形的和有形的孔穴裂缝。我看到小泽征尔的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凄美的《二泉映月》和他的泪花，是一种感人至深的结合。

↑ 小泽征尔与上海交响乐团交流排练。

梅塔与帕尔曼在一起。↓



卡洛斯·克雷伯大概是当今指挥大师中最富有魅力的人。人们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年他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上指挥斯特劳斯舞曲的身姿，那根小小的指挥棒在他的手中跳起了神奇的舞蹈，



↑ 富特文格勒在指挥法朗克和舒曼的作品。

根据《蓝色多瑙河》改编的钢琴曲首版封面，描绘了这条著名河流的沿岸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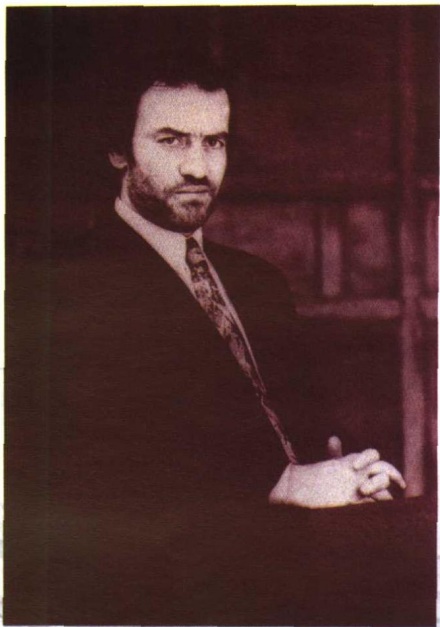
他的全身关节都随着舞曲的节奏舞蹈，然而却不夸张，不张扬，不轻佻。在他的感染下，乐队、听众，几乎都产生了随音乐翩然起舞的欲望。金色大厅每年都有演奏斯特劳斯舞曲的新年音乐会，然而没有哪一年像克雷伯的指挥那样，将音乐厅里的气氛调节得如此优雅而热烈。克雷伯大概属于现代社会中不多的精神贵族，据说他不太看重钱，对世界各地的演出邀请答应得很少，不合意的乐队和作品，他决不会迁就。当然，他没有到过中国。克雷伯大概总是力图站在峰巅上诠释他想指挥的作品，而他常常是做到了。

我有他的好几张唱片，其中有一张，是他指挥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奏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我以为这是演奏勃拉姆斯这部作品的最出色的录音，在勃拉姆斯略带伤感的旋律中，我能想象克雷伯的忧郁严峻的神情。

梅塔是印度人，我见到他时，他是以色列国家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在上海那个陈旧的市府礼堂，他指挥以色列交响乐团，为小提琴家帕尔曼协奏。在中国人的眼里，梅塔的形象似乎不属于东方，他是白种人，他的外形和欧美的指挥家没有多少区别。据说，因为指挥演奏瓦格纳的作品，他在以色列遭到很多犹太人的谴责。对梅塔来说，这大概是一件很冤枉的事情，一个指挥家，拒绝瓦格纳，不可思议。因为当年希特勒喜欢瓦格纳，瓦格纳就和纳粹连在了一起，这对瓦格纳也不公平。瓦格纳会同意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吗？不过梅塔还是留在了以色列国家交响乐团。瓦格纳的雄浑辽阔，和梅塔刚性的风格倒是有几分吻合。只是他在以色列大概很难有机会指挥瓦格纳了。

那天，是听帕尔曼演奏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身材粗壮的梅塔和坐在轮椅上的帕尔曼的合作，大概可称之为天作之合。梅塔的指挥风格属于外向型，动作刚劲有力，和他粗犷的外表非常协调。然而门德尔松的这部协奏曲却决非粗犷和刚劲所能传达，那是春天的声音，其中有春日最细微的气息，有树林里的微风，阳光下的雨滴，草叶尖上的露珠，有晶莹的细流蜿蜒在花丛之中……梅塔收敛了他的刚劲，轻轻挑起他的指挥棒，小心翼翼地引导着乐队，恰到好处地调节着小提琴背后的声浪。此时他的神情和动作，是雄狮走钢丝，是猛虎舔幼犊。梅塔和帕尔曼两人在音乐中交流眼神的情景，使我心弦颤动。而这种交流，融化在神奇的音乐里，把春天的万种风情铺展在我的面前。

说到梅塔，很自然地想起了德国的指挥家富特文格勒。有人把他称为幽灵，有人索性认为他就是贝多芬的代言人，是贝多芬的灵魂再世。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指挥家能像他那样深刻地理解贝多芬，能像他那样将贝多芬的交响曲诠释得如此精妙而震撼人心。在他面前，后世的几乎所有指挥大师都自叹勿如。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他曾经独领风骚。与富特文格勒合作过的乐手这样回忆：他只要往那儿一站，音乐的神性便会涌来，人们几乎本能地要往他的棒下“跑”。阿巴多说：“富特文格勒走上台的那瞬，时空像是凝固了，观众和乐队如遭闪电袭击，撼动。”然而在希特勒时代，这位指挥大师被魔鬼缠身，他曾是纳粹的一分子，成为希特勒最赏识的音乐家。战后，富特文格勒被送上审判台，他难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有人把他比做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为了追



↑ 捷尔吉耶夫，俄罗斯天才指挥。

《蓝色多瑙河》手稿。↓





← 约翰·施特劳斯率领他的乐团在演奏《蓝色多瑙河》。

会出现新的大师更出色更传神地诠释贝多芬。而富特文格勒留在我心中的，只能是一个面目不清的背影。

在中国，

求世俗的欲望，不惜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我看过以富特文格勒为原型拍摄的电影《靡非斯特》，把纳粹时代一个音乐家灵魂的扭曲展现得惊心动魄。由才华而来的荣耀，以及为保持这荣耀的曲意奉迎，使一个音乐家失去了纯洁和纯粹。我无法听到富特文格勒指挥的贝多芬交响曲，更无法看到他站在乐队前舞动指挥棒的姿态，也无法想象贝多芬的灵魂曾经怎样附在他的指挥棒上。说他空前绝后，我不相信。因为贝多芬之魂不会消失，只要人类的情感会继续被他留下的音乐震撼，就一定

除了音乐界的人们，有谁知道瓦莱里·捷尔吉耶夫？但他无愧于大师的称号。他以自己的勇气和魄力，也以自己的才华和魅力，使一个衰落的乐团重振雄风。我曾两次听他指挥的音乐会，一场是他指挥马林斯基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演奏柴可夫斯基的《b小调第六交响曲》和马勒的《d小调第三交响曲》。另一场，是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这是一个激情洋溢的指挥，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脸，一双眼睛深陷在眼眶中，目光炯炯逼人，脸上虽然留着短短的络腮胡子，却依然显得年轻英俊。他站在乐队前，只要一开始动作，浑身上下便洋溢着生命的活力，散发出阳刚之气。他的鬚发和胡子，他的深邃的目光，他的动作，都使我联想起诗人普希金。在圣彼得堡的普希金故居，我见过一幅普希金的油画像，画上诗人的形态和神情，都非常像这位俄罗斯指挥。捷尔吉耶夫站在乐池里指挥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时，我听着音乐和歌声，眼前仿佛出现了幻觉，我看到普希金正背对着我，有声有色地朗诵着自己的诗篇，天地间回响着他深情的吟哦。

大师们使人间的梦幻成真，使遥远的历史失去了空间和距离。

流水和高山

在宁静的西湖畔，凝视波光潋滟的水面，我的心里回荡着音乐。

在九寨沟，欣赏那些水晶一般清澈晶莹的流水时，我的心里回荡着音乐。

在黄山，惊叹着群山千姿百态的变化时，我的心里回荡着音乐。

在黄河边上，看那浑浊的急流翻卷着漩涡滔滔奔泻，我的心里回荡着音乐。

在峨眉山顶，俯瞰着在翻腾的云海中起伏的群山，我的心里回响着音乐。

坐船经过长江三峡的时候，面对着汹涌的急流和峻峭的危岩，我的心里回响着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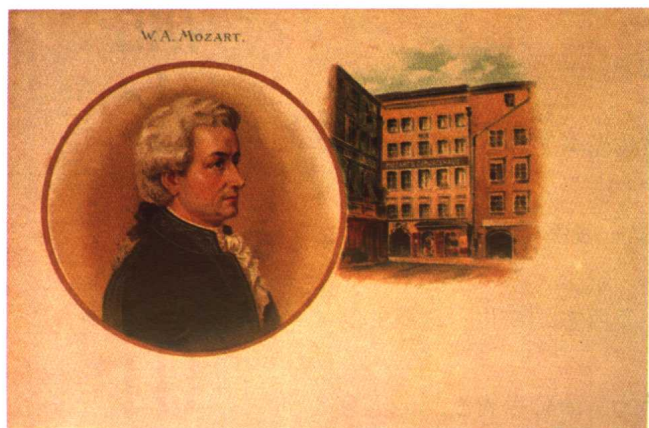
.....

面对着流水和高山，我想起了人类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音乐家，他们是贝多芬和莫扎特。

也许有人会说，置身于中国的山水，你的心里为什么会回荡外国人的音乐？我想，答案其实很简单，美好的音乐没有国界，它们无须翻译，无须解释，便能毫无阻拦地逾越语言和民族的藩篱，沟通人类的心灵，拨动情感之弦。在大自然奇妙的韵律中，想起这两位音乐家，在我是情不自禁的事情，听他们的音乐时，我不觉得他们是外国人，只感觉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他们用音乐表达对世界和生活的看法，用音乐抒发他们心中的诗意。他们的音乐感动了我，激动了我，他们的音乐把

！《一个年轻音乐家的肖像》。





↑ 莫扎特和他出生的故居，如今这里成了他的纪念馆。

大自然和人的情感奇妙地结合为一体，使我恍然觉得自己也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成了音乐中的一个音符。记得很多年前，在一些愁苦的日子里，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遍又一遍

遍倾听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从他儿时创作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一直到他晚年写的《第二十七钢琴协奏曲》，听这些优美的钢琴曲，如同沿着一条迂回在幽谷中的溪涧散步，清凉晶莹的流水洗濯着我的疲惫的双脚，驱散了我心头的烦恼。

莫扎特《狩猎四重奏》表现狩猎者们欢庆的场面。↓



莫扎特的音乐如同清澈的流水，在起伏的大地上流淌。这流水时而平缓时而湍急，然而它们永远不会失去控制，始终保持着优美的节奏，它们在风景如画的旅途上奔流，绿荫在它们的脚下蔓延，花朵在它们的身边开放，百鸟在它们的涛声中和鸣，有时，也有凄凉的风在水面吹拂，枯叶像金黄的蝴蝶，在风中飘舞……这样的景象，决不会破坏它们带来的美感。莫扎特的旋律中有欢乐，也有悲伤，但没有发现他的愤怒。莫扎特可以把人间的一切情绪都转化为美妙动人的旋律，甚至他的厌恶。这是他的神奇所在。他的追求，何尝不是艺术的一种理想的境界？在人类艺术的长河中，有几个人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莫扎特为法国圆号写过几首协奏曲，都是为当时的一个业余